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日本短篇小說集

(上)

高 汝 鴻 選 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集說小篇短本日

(上)

譯者高汝湛

著名世界譯漢

序

最近半世紀的日本，從封建社會脫胎了出來的資本制度下的日本，其進步之速真真有點驚人。歐美演進了兩三百年間的歷程，她在五十年間便趕上了。要說是飛躍，的確是值得稱之爲飛躍。古人有『後來者居上』的話，這後來者的日本，的確是佔了便宜。這是自然發展和人爲意識之相違處的一個實例。一種現象，聽其自然地發展了去，總是曠日彌久，要走多少轉路，而且難保得一定成功。但如一加以人爲的企圖，將護，鞭策，便於短期間之內，取着直線之進行而穩定地達到目標。這個情形用生物學的優生實驗來示例是最易明白的。自然界中要想有優良種發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而在實驗室中則簡直是家常茶飯。社會進展的步驟和這不是兩樣。歐美人示例在先，日本人在『日本』這個實驗室中，委實是把資本主義實驗成功了。

近代的文化不能不說是資本制度的產物。文化上的一個分野，文藝，在近代資本制度下的絢爛的發展，較諸中世紀以前的各個時代，無論在量上質上，都是可以駭異的。而日本的近代文藝和

她的全般的社會機構一樣，同是在飛躍。在明治中年還在盛行一時的漢文口調的文章，五七調的倭歌俳句，到現在被擠到了幾乎沒有痕跡的地位。現代的文藝之出現，直等於生物界中的人類之出現，舊式的文字成了猿類了。日本人的現代的文藝作品，特別是短篇小說，的確很有些巧妙的成果。日本人自己有的在誇講着業已超過了歐美文壇，但讓我們公平地說一句話，日本的短篇小說有好些的確是達到了歐美的，特別是帝制時代的俄國或法國的大作家的作品的水準。

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是快要達到盡頭的。歐美的社會和一切社會上的上層建設都已經陷在了沉滯的狀態，有一部分竟已經崩潰，而有新時代的曙光出現了。在資本制度下飛躍了來的日本，更遠的前程是在約束之外的。一個人全靠肉體工具的飛躍，任以若何猛烈的練習，其絕對的高度終是限制，除非他另行選用飛行的工具。社會制度也是一種工具。所以在目前我們似乎可以斷言，日本的現代文藝，即資本制度下的文藝，要再發展已到了不可能的地步，換句話說，便是她的文藝已經登上了她所能登上的峯，造到了她所能造到的極。她的發展是約束在另一個新的方向上的。

這個集子所選的不能夠說都是日本現代文壇的代表作。因為在選這個集子上有字數的限制，選譯者在這個嚴格的限制的範圍內，想要多介紹幾個作家，多介紹幾篇作品，因此便不免要趕各個作家的短的作品選擇，無形之中便又來了一個愈短愈好的限制。因而所選的不一定是各個作家的代表作，而日本文壇的代表作家也有些因為沒有相當的短篇便致遺漏了。但是選譯者在這兒可以問心無愧地說一句話，自己在選和譯上，對於作者和讀者是十二分地負着責任的。

『後來者居上，』這是一句使我們很可以樂觀的格言。一切都落人後的我們，我們又不妨選擇一個新的目標作新的實驗呢？

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，譯者識。

目次

南京之基督芥川龍之介	一
蜜柑芥川龍之介	二一
眞鶴志賀直哉	二七
正義派志賀直哉	三五
雪の夜話 里見弴	四五
馬糞石葛西善藏	六七
工人之子豐島與志雄	八七
一位體操教員之死藤森成吉	一一一
陽傘藤森成吉	一二七
『替市民』小林多喜二	一三九

日本短篇小說集

二

『抹殺』不了的情景德永直	一四九
貞淑的妻貴司山治	一五九
色彩武田麟太郎	一六九
鐵窗之花 林房雄	一八三
小兒病片岡鐵兵	二〇七
頑童井伏鱒二	二三三
冰結的跳舞場中河與一	二四七
現眼的虱子橫光利一	二七三
拿破崙與疥癬橫光利一	三一三

南京之基督（芥川龍之介）

一

一個秋天的夜半，南京奇望街上一戶人家中的一間房間裏面，有位顏色蒼白的中國少女在舊桌上用手把臉撐着，無聊賴地在挺着盤裏盛着的黑瓜子。

桌上放着的洋燈吐着暗淡的光。那光的效果與其說在把室內照明，寧是在給與更加一層的陰鬱。壁紙破着的室內之一角有鋪着洋氈的籐床，罩着塵垢着的幃子。其次在桌子過邊有一張椅子也是舊的，完全像被人忘記了的一樣放棄在那兒。除此而外，偶在四處也看不出有類於陳設的那樣的家具。

然而少女把瓜子挺罷了一會，時時把那涼爽的眼睛舉起來，靜眺着桌子過邊的壁上。看時才

知道在那壁間就在一人高處的一個斷了釘子上，不顯眼地掛着有一個小巧的青銅的十字架。在那十字架上，有稚拙的受難基督像高高地展着兩手，就和陰影一樣模糊地浮着磨滅了的浮雕的輪廓。少女的眼睛一看見耶穌，長睫毛後的淒寂的氣韻一瞬間不知飛向何處去了，而有無嫌猜的希望的光，活生生地蘇醒了轉來。但是視線又一離開了時，她總要嘆息一下，把穿着無光澤的黑洋緞衫子的肩頭無可奈何地垂着，再把盤子裏的瓜子慢慢地挺着。

少女名叫宋金花，當年是才滿十五歲的私窩子，爲補助貧寒的家計，每夜在房裏接客。在秦淮附近與多數的私窩子中，像有金花這種容貌的人必然是很不少的，但如金花這樣嫵婉的少女，是否可有兩個，至少是個疑問。她和朋儕輩的賣笑婦不同，不談假話，也不任性，每夜浮着愉快的微笑，和來訪這陰鬱的房屋的一種種客人遊戲。他們所付的錢間或比定額多得一些時，她便使她僅剩着一人的父親多喝得一杯好酒。這是她所引以爲慰藉的。

金花這樣的爲人，不用說也是由於她的天性，但在此外假如還有些理由時，是金花由小孩子的時候起，如壁上的十字架所示，一直是懷抱着由死了的母親所教道給她的羅馬加特力教的信

仰。

——那樣一提說起來，在今年春天，有過一位年青的日本的旅行家跑到上海去看賽馬，同時也兼帶着要探訪南部中國的風光，他在金花的住房中過送過好奇的一夜。那時他含着香菸，把小小的金花輕輕地抱在洋服的膝頭上，忽地看見了壁上的十字架，呈着意外的神氣，用着不甚當行的中國話來說：

『你把基督教相信？』

『是的，我是五歲時受了洗禮的。』

『你相信，這樣的賣買又做？』

他的聲音中在這一瞬間含蓄有一些俏皮的語調。但是金花把梳著鴉髻的頭憑在他的手腕上，照常是清爽地洩着露齒的微笑。

『不做這種買賣，我爹爹和我都會餓死呢。』

『你爹爹，老頭子？』

『是的呢——已經是撐不起腰的。』

『但可是啦——但可是，這樣賣買做着，你不想，天國進不能？』

『不。』

金花把十字架看了一下，呈出了似在沈思的眼色。

『住在天國裏的我主耶穌，必定會了解我的心——要不是，那我主耶穌，豈不和姚家巷的巡警廳的老爺們一樣嗎？』

年青的日本旅行家微笑了，他搜了一下洋服的衣包，取出了一雙翡翠的耳環來，親手帶在了她的耳上。

『這個耳環，剛才買得，想拿回日本送人，今晚紀念，送你。』——

金花自從開始接客的那一晚以來，她實在是這樣的確信中自行安心着的。

但是在約略一個月以前，這虔敬的私窩子姑娘卻不幸地染了惡性的楊梅瘡。同行的陳山茶聽了這話，教她喝鴉片酒，說鴉片酒可以止痛。其後又是一位同行的毛迎春，把她自己服用過所剩

下的「永藍丸」和「迦路米」親切地親自送了來。但是金花的病不知怎的，就不接客靜養着，也全不見好。

於是有一天陳山茶到金花房裏來的時候，把這樣帶着迷信的療法，當真地說給她聽。

『你的病是嫖客傳送了，你趕快再把來傳送給別個。那樣一來你在兩三天中便會好。』

金花儘把臉撐在手裏，沒有改動她那沉悶的臉色。不過對於山茶的話也像動了一點好奇心：

『真的？』她輕輕地返問着。

『唉真的呢。我姐姐像你一樣，得了病怎麼也不見好。但是一傳送給嫖客去了，便立地好了。』

『那客人怎樣呢？』

『那客人倒可憐咧，聽說連眼睛都弄瞎了。』

山茶去後，金花獨自在壁上懸着的十字架前跪下，仰望着受難的基督，熱心地獻着這樣的祈

禱：

『住在天國裏的我主，我爲要孝養爹爹，在做着這樣卑賤的職業。但我的職業在污毀我一個

人之外並沒虧犯誰人。所以我想我不怕就這樣病死了去，我也必定要進天國的。現在的我，非得把病傳給客人，向來的職業是不能夠做下去的。所以我想，不怕就餓死——餓死了，病自然也就好了——我是決了心不再和客人過夜。假如不那樣，我是爲了自己想好，把無怨無辜的別人陷害了。但是儘管說那樣說，我終竟是一個女子。幾時要受着怎樣的誘惑，是說不定的。住在天國裏的我主耶穌，請你保護我。我是除了你一人之外無依無靠的女兒。」

這樣決了心的宋金花，儘管後來被山茶和迎春們怎樣地勸誘，她都頑強地沒有接客。就是時而有熟客到她家裏來，除一道吸吸香菸之外，她也決不依從客意。

『我是得着很厲害的病的，你挨近了我，會受傳染呢。』

但在客人是醉了，不講理地定要叫她同睡時，金花總是要這樣的說，實際上就把自己的患處解示給客人，她也不怕。因此客人們便漸漸地不到她家裏來了。同時她的家計也就一天一天地艱難了起來……

今晚她靠着桌子，呆呆地坐了好一會。她的家中依然是沒有客人來的影響。接着夜境不客氣

地深沉了下去，竄入她耳裏的聲音，是只有不知在何處叫着的蟋蟀了。而且沒有火意的室中的寒冷，由面着地陣的石板上，次第地像水一樣，襲透了她的灰色的洋緞鞋子，襲透了那鞋中的纖細的脚。

金花在薄暗的洋燈光下，從剛才以來便恍惚地在凝視着，不一會把身子顫了一下，搔了搔帶着翡翠耳環的耳朵，把小小的呵欠咬下去了。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，上着油漆的門突然打開了來，不相熟的一位外國人，踉蹌地從外面闖了進來。大約是來的勢子過猛，桌上的洋燈光突地勃燃了，把紅紅地帶着煤煙的火光漲滿了狹隘的一室。客人正面地受着燈光，向着桌面抗了一次，片刻又站直起來，這回卻又向後倒，突兀地把背靠在了剛好掩閉了的油漆的門上。

金花無心地站起身來，對於這位不相熟的外國人投與了吃驚着的視線。客人的年紀怕有三十五六歲罷，穿着有條紋的茶色的洋服，戴着質料相同的烏打帽，眼睛大，有鰓髭，面孔是曬黑了的。但是卻又有一點不可解的地方，雖然知道他是外國人，但可辨別不出他是東洋人，還是西洋人，那人在帽子下面有黑色的頭髮露出，含着熄了的煙斗。看他立當着戶口的神情，怎麼也好像是喝得

爛醉的過路人把房子走錯了的。

『有什麼貴幹？』

金花稍稍有點膽怯地依然屹立在桌前，詰責般地發問。對手把頭擺着，表示着不懂中國話。接着把橫合着的菸斗取下，說了一句不懂的流利的外國語。這回又只好是金花擺頭了，在桌上的洋燈光中把耳環的翡翠擺出了回光。

來客看見她有點窘意，把美好的眉頭蹙着，突然大聲地笑着，隨便地把烏打帽脫了，踉踉蹌蹌地向前竄。在桌子對邊的椅子上像腰幹斷了的一樣坐下去。金花這時覺得這外國人的面孔好像在某時某處見過的一樣，感着了一種親昵。來客不客氣地抓着盤裏的瓜子，但又不挺，只是呆呆地看着金花。不一會他又比些奇怪的手法來，說出了些外國話。說的什麼在金花也是不了解的，只是模糊地推測到這外國人對於她所做生意多少是有點明白。

和不懂中國話的外國人陪一個穿夜，在金花並不是稀奇的事情。於是她便坐到椅上，表露着幾乎成了習慣的親切的微笑，和對手談起些全然不懂的閑話。但是客人對於那些閑話好像是懂

得的一樣，說得一句兩句便滿高興地笑起來，比前刻更頻繁地使用起種種的手法。

客人所吐的氣息帶酒臭。但是那陶然地醉紅着的面孔，就像使這索漠的室中空氣生了光輝的一樣，橫溢着男性的活力。至少是在金花，平常見慣了的南京的同國人是不用說，就是比她以前所見過的任何東西洋的外國人，那面孔都要更好。然而在前曾經見過一次的剛纔的感覺，怎麼也不能打消。金花望着客人額上垂着的黑色的捲髮，快心地獻着好意時，在用力地追憶這個面孔究竟是什麼時候遇見過。

『不是前回帶着胖子太太一道乘畫舫的人嗎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人的頭髮還要更見紅。那嗎不是向着秦淮的文廟用照相機拍照的人嗎？但是那個人比這位客似乎更要年老一點。有了有了，幾時在利涉橋邊的飯館前面，有一團人聚集着，一看有恰好和這位客一樣的人舉起粗大的籐手杖來，在黃包車夫的背上打。說不定——但是，那個人的眼睛好像更要帶青色……』

金花在想着這些情形的時候，始終是滿快活的外國人，幾時在菸斗中裝進了菸草，吹吐着有香味的煙子。那人又突然地說了些什麼，這回卻規矩地微笑着，把一隻手的兩個指頭伸到金花的

眼前，做出了問的神氣。兩個指頭是表示兩塊大洋的金額，不用說在誰的眼睛裏也是明白的。但是不留客的金花，巧妙地挺着瓜子，用笑臉擺了兩下，表示不肯。於是客人把兩肘不講禮地憑在桌上，在薄暗的洋燈光中把醉顏伸攏去，凝視着金花，回頭又伸出三個指頭來，呈出等待着回答的眼色。金花把椅子稍稍向後移，含着瓜子，在臉上呈出了窘意。客人的確是誤解了金花，以爲是兩塊大洋她不肯以身相許。但是對於不懂話的他要詳細地說明，到底是不可能的。於是金花又才後悔了自己的輕率，把涼意宜人的視線轉向一邊去，不得已更堅決地把頭擺了一下。

然而對手的外國人，暫時浮着了微笑，呈示了些躊躇的氣色之後，伸出了四個指頭來，又說了一些外國話。窘得沒法的金花把面孔按着，連微笑的氣力也沒有了，咄嗟之間覺得到了這樣除始終擺頭等到男子斷念之外沒有辦法，她就這樣決了心。但在那樣想的時候，客人的手就像要捉拿眼不能見的什麼東西一樣，終竟伸出了五個指頭來。

其後兩人雜用着手法和身勢又一問一答地繼續了好一會。客人終竟有耐性，指頭一根復一根地增添着，增到後來表示出就出十塊錢也不吝惜的決意。十塊錢在私窩子要算是一筆大錢，然